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学术顾问单位: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289

学术顾问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卞修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丛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吉训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志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凯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东昕
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子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继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兵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
中国工程院院士 廖万清
中国科学院院士 蔡秀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 滕皋军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任:
赵彦
夏岑灿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佳	王岳	王大宁	计红梅
王康友	朱兰	朱军	孙宇
闫洁	刘鹏	祁小龙	安友仲
邢念增	肖洁	谷庆隆	李建兴
张明伟	张思玮	沈根兴	张海澄
金昌晓	赵越	赵端	胡学庆
栾杰	薛武军	魏刚	

总编辑:张明伟

主编:魏刚

执行主编:张思玮

排版:郭刚、蒋志海

校对:何工芳

印务:谷双双

发行:谷双双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编:100190

编辑部电话:010-62580821

发行电话:010-62580707

邮箱:ykb@stimes.cn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 号

印刷: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南辛庄村

定价:2.50 元

本报法律顾问:

郝建平 北京灏礼默律师事务所

院士之声

谢立信:给千万双眼“绣”出光明

● 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张建鑫



谢立信

1991年青岛的天空,银色的奥比斯(ORBIS)飞机医院像一只停驻的巨鸟。会诊室内,一位中国医生指着病例影像与外国专家争执:“这个角膜内皮细胞必须保留!”面对质疑,他随即翻开解剖图册,用3组扎实的临床数据,让对方的表情从轻蔑转为信服——这场精彩的辩论,使他成为首位受邀登上ORBIS国际眼科飞机医院讲台的中国医生。

这位医生,就是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创始人谢立信。他常说:“手术对医生是工作,却关系到患者一辈子的生活。”

谢立信的科研之路,从未脱离过临床的土壤。一切研究的源头,都始于患者的需求。

扎根临床

“一个农民没有了眼睛,还怎么劳动、怎么生活?”这是年轻时的谢立信在潍坊医学院(现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工作时,面对大量从农村赶来、因麦芒稻穗划伤角膜而濒临失明的患者发出的感慨。这个朴素的问题,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

1975年,谢立信创建了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将角膜病防治作为主攻方向。科研条件极为简陋,连人体眼球练习都不能开展。但他没有丝毫气馁,卫生纸、薄胶皮都是他的“练兵场”,随时练习显微缝合,技艺在一个个夜以继日中逐渐精进。

当发现角膜移植供体严重短缺时,谢立信下决心研发出中国人用得起的角膜保存液。

1981年,在潍坊医学院简陋的实验环境中,谢立信成功研制出“人脐带血清角膜活性保存液”,效果达到国际通用产品水平,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5。这一突破,为中国成千上万的角膜盲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希望。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终于是一名合格的眼科医生了。

架桥之路

1987年,谢立信获得了美国国家防盲研究会的防盲奖学金,怀揣400美元远渡重洋,前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

大学眼科中心,成为世界顶尖角膜病专家Kaufman教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真正身处国际先进的眼科实验室,他才深切感受到中美眼科发展的巨大差距。“相当于外国医生用的是‘洋枪洋炮’,中国医生用的是‘大刀长矛’。”谢立信说,“为了祖国,我必须如饥似渴地学习。”谢立信几乎抛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拼命三郎似的学习各类先进技术。

上世纪90年代初,受限于“必须等白内障熟透”的陈旧观念和传统大切口手术的创伤,中国无数的白内障患者大多在漫长等待与模糊视野中挣扎,在通往光明的路上步履维艰。

直到1993年,谢立信在国内率先引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声乳化白内障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微创绝技,更是一种“早治疗、早光明”的新理念,为无数在黑暗中等待的患者点亮了使世界清晰起来的曙光。

这项技术打破了传统治疗观念,一改传统的注射麻醉、切口大等术式,将手术的并发症风险降到最低,使患者的痛苦最小化;人工晶体的应用,更避免了术后佩戴无晶体眼镜及角膜接触镜的缺点或不足,使患者的术后视力及视野恢复正常。

“我下决心,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我一定要为中国眼科学贡献全部力量。”这是谢立信早已锚定的人生航向。

执教不息

“等我老了,所有头衔都可以不要,只要‘教师’这两个字就够了。”谢立信多次说。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谢立信始终铭记另一个重要使命——为我国眼

科学培养人才。在他看来,科研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发表论文、获得突破,更在于将其转化为育人的养分,让医学科学的火炬在代际间传递。

从美国回来后,谢立信没有丝毫犹豫——他带着一名助手、一位护士长、几包干粮和一颗滚烫的心,直奔苏州眼科医疗器械厂,举办全国显微手术技术培训学习班。

有人劝他歇一歇,他却笑着摆摆手:“多教会一个,就少一个失明的人。”

为了给中国眼科培养更多顶尖人才,1997年,谢立信主动申请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兼职教授。两年后,一个更强烈的念头驱使着他:要为中国眼科培养博士层面的接班人,成为博导。

“当时山东还没有眼科博士点和博导。要当,就要到最好的高校去当,让作用发挥到最大。”谢立信解释说。

尽管早已是国内眼科的权威学者,谢立信却像一个虔诚的学生,背着包前往北京大学参加严格的考试与答辩。

“做事情要靠实力,首先要有足够的学术成绩,然后靠着辛勤与毅力去做、去创造。如果不够,也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够。”这份纯粹的信念陪伴他一路过关。1999年,谢立信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他又牵头青岛大学眼科学博士点申请,实现山东该学科博士点零的突破。

“发展最需要的是人才和团队,只有具备二者才能取得创新性成果,才具备国际竞争力。”这是谢立信始终秉持的理念。他将人才培养视为事业根基,倾注心血,甘为人梯。

通过言传身教和无私指导,谢立信为中国眼科界培养了一支中坚力量。

如今,年逾八旬,谢立信的工作节奏依然紧张。每年手术超过数百台,加上科研、教学,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女儿心疼地劝他休息,他却说:“你爸爸一辈子都在做,现在停不下来了。”

他没有什么更深刻的道理,只是纯粹地热爱他的使命,一心为更多患者送去光明。这种近乎本能的坚守,陪伴他六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

青山满目,初心如故。